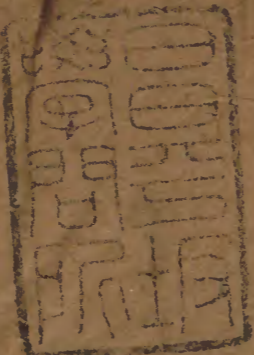


歷代名臣言行錄

宋續集別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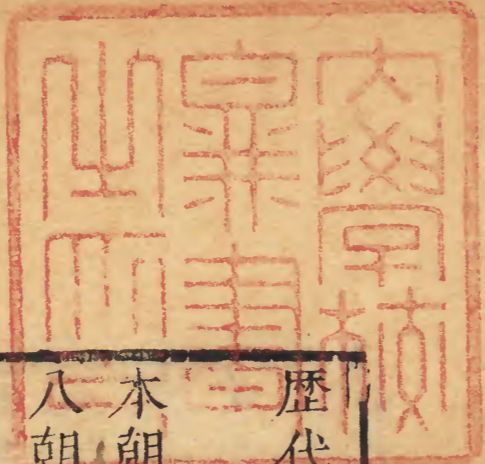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二九	三六八	一三六	三六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二九	三六八	二九〇
漢書	號	冊	函

傳記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98
冊數	36 (22)
函號	290 19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六上

宋續集原序

淺草文庫

本朝名臣言行錄紫陽朱夫子所編也惜此書止集於八朝之前而未竟於中興之後南渡以來忠臣義士名聲在人項背相望撫實采迹得此失彼豈惟朱夫子遺憾亦學者缺望也外孫李士英頃以宗人太平老圃所校八朝名臣言行錄錄梓大為學者便矣今又於中興四朝諸名臣蒐閱行事集為全編筆成示余一覽在目不汎不畧似欲希紫陽者也然紫陽豈易希哉希之者非僭則妄余唯惜此書未竟於前時而幸此編稍全於

今日故為識之

景定辛酉人日浚儀趙崇稔平翁序

讀續集

張采

續集所次強半靖康諸臣嗟夫君子生靖康時所不死者無幾矣二帝北轅叛臣竊立其或銜命虜廷或孤城援絕又如括金京師割地河朔身值其一死遑再計而死者無幾虜人亦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嗟夫南朝豈乏忠義久斥為元祐黨人擯竄幾盡而此蒙塵兩天子又守紹聖崇寧家法與為仇讐即欲如若水抱石呼天一時亦不得相從左右此忠義之士所以憤不顧生也

然而程振以括金死歐陽珣以割地死張叔夜過河即不語死張克戩鄭驤向子韶郭永楊邦乂城陷不屈死傅察劉韜使事死洪皓張邵朱弁輩即不死然冰山雪窖生難於死矣且劉韜陳滅遼非策而令通和程振請合兵擊賊而令括金歐陽珣諫祖宗疆土不可失而令割地方建一策即反其說以責之行明乎不死虜而死於大臣則謀國者可勝戮乎今讀是集諸君子一日安其位否未事圖豫既事圖應其言不如左券否不用其言而事敗當事則俛首乞憐賣其君與國以自利而所謂伏節殉難者乃此不用其言疎遠厭棄一日不安其

位者也我故曰豫讓小人君臣之義乃以國士待始國
士報人皆如此靖康豈復有名節乎要知綱常之任天
地原以責君子申生匪怨其父屈原匪懟其君分應爾
論世者毋恤諸君子死而重服其能盡分蓋恤則有悻
心引為分則蹈常而已豈與亂臣賊子計功罪禍福哉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目錄

李氏原本

後學浯村朱桓

黃庭堅

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登進士官起居舍人知太

平州鞞管宜州自號山谷道人

任伯雨

字德翁眉山人由進士歷官度支員外郎知號

州潭熙中追諡忠敏

江公望

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官直龍圖閣知壽州

豐稷

字相之鄞縣人第進士官御史中丞諡清敏

陳過庭

字賓王山陰人舉進士官中書侍郎諡忠肅

陳師錫

字伯脩建陽人登進士官殿中侍御史

吳敏

字元忠直州人賜上舍出身官中書侍郎湖廣宣

曹輔

字載德沙縣人第進士官御史中丞簽書樞密院

孫傅

字伯野海州人舉進士中詞學兼茂科官尚書右

許份字子大閩人將之子以恩補官仕至龍圖閣直學

錢卽字中道開封人居宜興為毘陵人登進士官龍圖閣學士

种師道字彞叔山西人以廕補官仕至鎮洮軍節度使兩河宣撫使諡忠憲

傅察

劉幹

程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以太學生高第補官歷開封尹刑部侍郎虜陷京城遇害

李若水

歐陽珣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使金仕於金後為所殺

洪皓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登第官直龍圖閣建炎三年使金十年始歸除敷文閣待制知池州

朱弁

張叔夜

鄭驤

張克戩

向子韶

孫昭遠字顯叔鄭州人登進士官京西北路制撫使為叛兵所害諡忠愍

郭永

楊邦乂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登第歷官兵部尚書督府參謀軍

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于盟而動。意欲何為。左右
促使拜。白刃如林。或粹之伏地。衣冠顛倒。愈植立不屈。
幹離不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
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等幸得脫。幸記吾言。告
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無窮之悲也。衆皆泣。既次燕
山。遂遇害。將官武漢英識其尸。焚之。裹其骨。命虎翼卒
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兩月。伺
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時年三十七。贈徽猷閣
待制。乾道中。追諡忠肅。自幼嗜學。同輩或邀與娛嬉。不
肯就。為文溫厲有典裁。平居恂恂。無喜愠色。遇事若無

傳察

所可否。非其意。率然不可犯。恬於勢利。在京師。故人鼎
貴。罕至其門。間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狗義犖犖
如此。聞者哀而壯之。

劉韜 字仲偃 崇安人

登第。尉豐城。遷隴城令。調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
湟兵屯多。食不繼。韜延致酋長。出金帛。從易粟以餉軍。
公私便之。繼攝帥。郵延夏人。攻震武。出奇兵擣之。解其
圍。夏人願納欵謝罪。密疏以聞。詔許之。再請者。至。戒之
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為汝請。毋若異時。邀歲幣。軼疆場。
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遂安。知越州。方臘陷衢。婺。越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六 宋續集

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行。幹曰：吾為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為動。益勵戰守備。寇至，擊敗之。帥真定賊柴宏聚眾剽殺，巡尉幹單騎赴鎮，招之宏服罪，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金人謀南牧，謀得實，急以聞。陰治城守以待變。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向。及還，治攻具設圍，幹以強弩射之，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幹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河東北宣撫副使入覲，為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遣使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相國知君，今用君矣。幹曰：偷生

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窓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謚忠顯。幹為人莊重寬厚，與人交謙恭，若有所畏。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奪。累歷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稍暇，逸心不自安。為政愛人，求民瘼，如去己病。小民犯罪，或越法縱舍，至大姦則立斷不疑。

李若水 字清卿 洛州曲周人

登第累官太學博士蔡京復相子條用事少宰李邦彥欲謝病去若水為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耶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橫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興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年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躡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

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眾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縟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金國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遷著作佐郎見粘罕於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眾乃定既行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於沖虛觀獨令慶澥入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堅請帝出會盟二年擢若水禮部尚書力辭乃以為吏部

侍郎金人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室至其軍若水扈從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急仆地眾皆散粘罕留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為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

輕議廢立粘罕曰宋朝失信若水曰以失信為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為封豕長蛇直一劇賊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職也奈并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唇噴血罵益切乃見殺年三十五贈觀文殿學士諡忠愍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若水母張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初名若冰上召見惡其若猶弱也水猶兵也兵不可弱遂賜今名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其卒章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贈官制詞

云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罵祿山。簡冊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

洪皓 字光弼 杭州鄞陽人

少負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宣和六年。為秀州司錄。秀州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升捐市直錢五。戒米肆。揭賈於青白旗上。巡行無時。皆無敢貴糶。不能自食者。為主之。立屋於東西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偽。湟黑子識其手。負爨樵。汲有職。有侵。平鬪。囂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帖畏服。借用發運名錢。錢且盡。

會浙東常平米四萬斛。過城下。皓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臈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乞留之。居亡何。廉訪使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即延皓如兩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是過也。違詔抵罪。得為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皓曰。免戾幸矣。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得。至麥秋。民相攜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五千餘人。民呼為洪佛子。建炎三年。擢徽猷閣待制。克

大金通問使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官南還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欲殺之旁一僮曰此真忠臣爲跪請得流遞冷山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寤室聚落也寤室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然馬矢煨麵食之其後寤室攜之入燕因得聞二帝居五國城密遣人奏書獻桃李等物聞祐陵訃則北向泣血爲文以祭詞致悲壯讀者揮涕焉紹興十年始歸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

蘇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耶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宮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其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屢與檜忤諫官詹大方劾之罷提舉江州太平觀言者謂其有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卒諡忠宣皓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抄誦求鍍梓旣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性急義身處患難而屢賑人於急遇貴

族流落於金者皆力拔以出。獨爲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姦讒，良足悲矣。然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朱弁 字少章，蔡源人。

少穎異，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靖康之亂，家碎於賊。建炎二年，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脩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欲弁

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早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使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忍北面仕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

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
吾君也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
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
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
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
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
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
弁守節不屈帝賜其家官其子會粘罕等相繼死弁密
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
行歸報其後倫復歸以弁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詞

朱弁

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
天帝感泣官其親屬五人十三年和議成得歸入見謝
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
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
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下
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
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默
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驥武
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
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旣知於始願圖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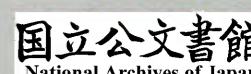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一百一十一 宋續集

終帝納其言。秦檜忌之。以初補官。易宣敕。郎直祕閣。十七年。當遷數官。檜尼之。僅轉奉義郎。明年卒。朱子曰。國家自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一時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跡於朝。覲然相視。無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鑕之威。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於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污虜偽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亦與有力焉。而不肯自以為功。還朝所見。皆

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為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夫一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遂晏安江沱。以至於忘讐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上賴太上深照其忠。褒嘉賜賚。前後甚寵。而不幸過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

張叔夜 字嵇仲 信州永豐人 侍中耆曾孫

少喜言兵。以蔭為蘭州錄事參軍。州本漢金城郡。地最極邊。恃河為固。每歲河水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既殆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五路間。羌人入寇。必先至



彼點集然後議所向。每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得其地。建爲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知襄城陳留縣。知安肅軍。獻所爲文。知漢海秦三州。大觀中。爲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復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宴射首中的。遼人嘆詫。求觀所引弓。以無故事。拒不與。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爲五篇上之。忤蔡京。貶監西安草場。久之。擢爲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又爲京所忌。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將至海。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趣海瀕。劫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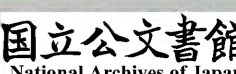
伏近城。而出輕兵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徙知濟南府。山東羣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謂僚吏曰。若束手以俟。援兵民無噍類。當以計緩之。使延三日。吾事濟矣。乃取舊赦賊文。俾郵卒傳至郡。賊聞果小懈。叔夜會飲譙門。示以閒暇。遣吏諭以恩旨。盜狐疑未決。乃發精卒擊之。賊奔潰。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元年。金人南下。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併力追擊。不報。徙鄧州。四道置帥。領道南都總管。金兵再至。手詔趣入衛。卽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

萬人上道至尉氏與金人遇轉戰而前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然之加延康殿學士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明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僉書樞密院事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諸將無一人至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鬪殺傷相當虜議和欽宗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眾皆哭帝回首字之曰嵇仲努力金

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不少屈遂扈從北去道中不食粟惟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事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

鄭驥 字潛翁信州玉山人

登第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驥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驥曰著令約二稅為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多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鑿河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



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
否驥條析利病力止之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時陝
右大熟奏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建炎
元年除直祕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
陵南陽長安為駐蹕計驥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
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揚州復請自
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
衝決不報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驥遣兵拒險擊之
師失利金人乘勝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驥曰所謂
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赴井死贈樞密直學士諡

忠愍

張克戩

字德祥信州永豐人耆曾孫

登第知吳縣吳為浙劇邑民喜爭訟大姓怙勢持官府
為令者務為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戩一裁以法姦猾
屏氣使者以聞拜衛尉丞宣和七年以庫部員外郎知
汾州金兵寇太原汾距太原二百里遣將來攻克戩畢
力扞禦燕人先內附在城下者數十陰結黨欲為內應
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柵敵懼引去
論功加直祕閣靖康元年金兵復逼城悉力拒守宣撫
使李綱表其守城之勞進直龍圖閣右文殿脩撰太原

不守召令軍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
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相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為
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
乃益厲兵徹守身率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外援
訖不至敵兩遣使持書諭之焚不啓具述危苦之狀募
士間道上之朝不報敵攻益急一酋列城下督取降書
克戢罵不絕砲中一酋立死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家
書縋州兵抵京師明日敵從西北隅入克戢歸索朝服
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禮葬於後
園羅拜設祭為立廟事聞贈延康殿學士謚忠確

張克戢

向子韶 字和卿開封人

登第累官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羨餘萬緡戶
部尚書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言近臣首
開聚斂之端寢不可長士論驢之父憂歸起知淮寧建
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論士民曰汝等
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金人晝夜攻城子
韶親擐甲冒矢石遣其子弟赴宗澤乞援未至城陷率
軍民巷戰力屈為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
左右抑令屈膝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闔門遇
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一 宋續集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六 歐陽珣
諡忠毅。初，金人至淮寧，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歐陽珣 字全美，吉州廬陵人。

中第，授忠州教授，知杭州鹽官。以薦入京，遇國難，及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及事急，會羣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之。乃遣奉使割深州地，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人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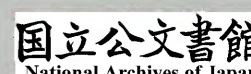
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郭永 字慎思，大名元城人。

天資雄爽，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若神。以祖任屢知太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享費千金，斂諸縣以給。永以書抵幕府曰：非十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豆觴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凡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反復條利病。或寢而不行，或謂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遑恤其他？通判鄭州，燕山兵起，以為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直復毆之，至壞目。

折支乃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請見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容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邊者必此人也移河西路提舉常平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時天寒城池皆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在大名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虜至城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時宗澤留守京師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杜克張益謙相倚角永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振河

朔已沒州縣皆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無何澤卒杜克守京益謙為帥劉豫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帥士晝夜乘城伺便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晝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為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眾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



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
城陷永坐樓上或掖之使歸諸子環泣以請永曰吾世
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
懼益謙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永不從
為辭金人遣騎召之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
粘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其狀貌
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啖之永瞋目唾曰無
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
麾之使去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
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

手乃殺之一家皆遇害紹興初贈資政殿學士謚勇節
官其屬數人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為
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
尤慕顏真卿為人杜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書數策
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之曰人有志而無
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
顛沛者公等足與為治乎克大慚靖康元年金人再犯
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號絕仆地家人舁
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
義蓋天性也

廣雅釋義卷之十一 楊邦乂

楊邦乂 字晞稷 吉州吉水人

博通古今。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登第。歷官知溧陽縣。會叛卒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悉里中豪傑。誠能集爾徒為邑人誅賊。不惟宥爾罪。當上功畀爵。明即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翼日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至浙西。留僕射杜克為御營使。駐建康。克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兵敗降敵。金人濟江逼城。董軍餉戶部尚書李梈守建康。顯謨學士陳邦光皆具降狀迎之。金帥宗弼入城。梈邦光率官屬拜迎。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

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與梈邦光宴堂上。立邦乂於庭。邦乂叱梈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虜官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真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汗我。宗弼大怒。殺之。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祕閣。諡忠襄。紹興七年。加贈徽猷閣待制。少處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之十一 宋續集

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墮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倡館也。酒數行，倡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

讀別集

張采

別集載建炎以後諸人嗟夫建炎紹興之世子棄其父臣棄其君，豈復有天地乎？而相傳為中興，歷稽國統中絕，以中興著者，晉之元帝，梁之世祖，宋之高宗，而三元帝江左一隅，當強胡剽肆，後世即不諒其心，亦當悲其遇。若湘東康王均為人倫所不赦，然湘東乘父兄之禍而幾其盡，康王忘父兄之仇而懼其及，則君子治斯獄也，曰乘之與忘，或有辨，抑知春秋無將，康王始終近乎忍矣。虜逼京畿，不趨師入衛而移東平一也；虜掠帝北行，不經理江淮而急營南渡二也；李綱討僭逆，偽命用

宗澤留守東京張所招撫河北方克復有緒亟竄之鄂
州三也秦檜賣國主和乃俯首聽命至甘受金人封冊
奉表稱臣四也岳飛百戰破賊擬挈幽燕歸國而召還
孥戮五也凡此謂彼昏不知則夫三尺童子見父兄與
人鬪必號泣而赴德其助我而讐其鬪者康王曾是之
不若豈智出童子下意不在父兄耳說者曰漢武不能
吞北耶律不能併南國勢至此當無恢復理竊謂金人
之強莫甚於兀朮然韓世宗扼之於鎮江劉錡敗之於
順昌岳飛敗之於郾城及朱仙鎮次莫如撒離喝然再
爲吳玠兄弟所戕且爲李顯忠所擒而釋使李綱不黜

提挈呼應其間而無汪黃秦檜之徒沮而格之安見大
河以北唾手而讓諸夷狄且成敗卽未可知爲人子者
豈有坐視其父兄陷溺而委之天命者乎如曰孝宗非
不主戰而訖無成功則當知國家所恃者人心方二帝
北轅兩河忠義結巖連寨日望王師之至我旣棄而不
顧適康王在位遲久相繼聞父兄崩問而不之動積二
三十年而人心解體金人之勢始成故張浚之戰昧於
時秦檜之和害於義兩者宋事去矣昔人有引弓虛發
而下鳥者曰此孽也飛卑者痛哭哀鳴者失侶故聞弦聲
而墜康王金人之孽也而遂爲湘東之續然天地不終

張燾 字子公饒州人以蔭補官仕至參政諡忠定

鄭穀 字致剛建城龍池人登第官簽書樞密院事

滕康 字子濟宋城人登第官簽書樞密院事

王庶 字子尚慶陽人登第官樞密副使諡敏節

沈與求 字和仲潤州人登第官同知樞密院事諡忠敏

汪澈 字明遠饒州人登第官參政諡莊敏

周麟之 字茂振海陵人登進士又中宏詞科官同知樞密院事

張浚

葉夢得 字少蘊吳縣人登第官資政殿學士

程瑀 字伯寓浮梁人登第官兵部尚書

王大寶 字元龜湖州人登第官禮部尚書

趙鼎 字用中南劍人登第官工部尚書

廖剛 字汝明績溪人登第官徽猷閣學士

胡舜陟 字汝明績溪人登第官徽猷閣學士

衛膚敏 字商彥華亭人登進士官禮部侍郎

陳公輔 字國佐臨海人進士及第官敷文閣待制

陳戩 字冲休松溪人中進士乙科官寶文閣待制

宗澤 字大猷永嘉人登第官龍圖學士諡忠簡

張闡 字子雲嚴州人登第官右司諫卒年八十七

王縉 字子雲嚴州人登第官右司諫卒年八十七

杜莘老 字起莘江津人登第官侍御史

黃龜年

辛次膺

楊沂中 字正甫代州人高宗賜名存中警敏能誦書以騎射應募官都督追封和王諡武恭

韓世忠

汪藻 字彥章饒州人登進士乙科官顯謨閣學士

綦密禮 字叔厚北海人登第官寶文閣直學士

呂本中

劉光世 字平叔保安軍人以功為陝西五路宣撫使追封鄜王諡武僖

張俊 字伯英秦州人以功拜太師追封循王諡忠烈

王居正 字剛中維揚人登第官徽猷閣直學士

胡寅

潘良貴 字義榮金華人登第官中書舍人

岳飛

吳玠 字晉卿德順軍人以功累官靜難軍節度川陝宣撫使封涪王諡武安

吳玠 字唐卿玠之弟以功累官河東陝西宣撫招討使封信王諡武順

張九成

晏敦復

周葵 字立義宜興人登第官參政知樞密院事

王庭珪 字民瞻安福人登第直敷文閣卒年九十三

范如圭 字伯達建陽人登進士乙科知泉州

翁蒙之 字子功崇安人以祖任補官仕至司農寺丞

劉錡

向子諲 字伯恭開封人以后恩補官官徽猷閣直學士

向子恣 字宣卿 人以恩補官仕至江東運副

陳規 字元則安邨人登明法科官樞密直學士知廬州

李顯忠 原名世輔高宗改今名字君錫青澗人以功官太尉諡忠襄

趙密 字叔微清源人試材武得官仕至太尉

王德 字子華通遠軍人以功官清遠軍節度使

張子益 字德高秦州人以功官淮東招撫使

李寶 字 乘氏人以功累官浙西沿海制置使

劉子羽

李彥先 字少嚴本名孝忠寧州人以功官河解同耀制置使

趙立

魏勝 字彥威宿遷人以智勇應募累官忠州刺史知楚州死節諡忠壯

胡銓



節錄宋名臣言行錄目錄

後學涪村朱桓
拙存重校節輯

別集

李綱 陳康伯 張浚 趙鼎 宗澤

黃龜年 辛次膺 韓世忠 呂本中 胡寅

岳飛 張九成 晏敦復 劉錡 劉子羽

趙立 胡銓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
登第積官至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
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
賊外患為憂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
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命皇太子為開封牧
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乃上禦戎五策語給事中吳敏
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非傳
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
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
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言之敏入對具以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

登第積官至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
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
賊外患為憂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
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命皇太子為開封牧
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乃上禦戎五策語給事中吳敏
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非傳
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
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
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言之敏入對具以

綱言白帝。帝召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遂決內禪之議。欽宗卽位。上封事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時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爲行營叅謀官。

時金將渡河。宰執議請帝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舍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因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

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踈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戰守之具。不

數日而畢。金幹離不圍京師。綱力戰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稅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不敢措一辭。遂與金使偕來。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稅至。李邦彥等勸帝從金議。綱曰。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

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康王及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恃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

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取。康王以歸。帝遣使諭綱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邱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人責問用兵違誓之故。因罷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乃復綱。右丞克京城四壁防禦使。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咸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去。除綱知樞密院事。徽宗還次南都。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之六十一 李綱
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請行。既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耶？」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以賜，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

帝始釋然。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詆之，綱力求去。帝不允。時金兵已去，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用。至是以爲兩河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或言：「上怒且不測，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綱奏吳

元濟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阻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爲。卽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感動。綱至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

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不報。日促綱解太原之圍。時諸將承受御書。事皆專達。宣撫使徒有節制之名。綱具論之。時方議和。止綱進兵。卽上疏丐罷。乃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言者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乃安置建昌軍。再貶江寧。金兵復至。乃悟和議之非。召爲開封尹。行次長沙。卽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高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

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既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因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

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

而受僞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污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遏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翼曰：頒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

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

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綱爭之甚力帝感動乃安置邦昌於潭州并謫王時雍等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以綱兼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國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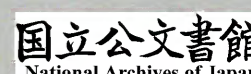
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

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怒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使。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

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時朝議遣使於金。綱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帝論及靖康時事。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

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蠡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

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當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而黃潛善汪伯彥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綱言切直。上無不容納。



至是常留中不報。傅亮軍行十餘日，潛善以爲逗留，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臣乞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乃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黃汪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

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汪黃力排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尋竄於鄂州。紹興二年，除湖廣宣撫使。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諫官劾之，罷提舉崇福宮。四年，金人及僞齊來攻，自淮引還。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

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脩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

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聯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回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之十一 李綱
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
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
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
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
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
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
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
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
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
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

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
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
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北軍數十
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
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
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
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
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彼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東河
北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
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

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

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七年。安置張浚於永州。綱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以責來效。不報。八年。王倫使北還。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

各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憚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脍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

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報。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渝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願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允其請。十年卒。贈少師。諡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

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朱子曰：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史臣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顧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噉噉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

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與。

陳康伯

字長卿，信州弋陽人。

幼有學行。中科後，累遷太學正。丁艱歸。貴溪盜將及其鄉，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紹興八年，遷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臥不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金使至，詔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海盜間作，朝廷遣逐捕，康伯以上意

招懷盜出降籍爲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訊實論殺之
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召對除
吏部侍郎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
臺諫彈劾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
直寃士大夫存沒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事
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
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
亦素不能拜尚書右僕射淵聖凶問至請持斬衰三年
言金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
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

實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糧
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
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
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陰沮用
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闕蜀人情洶洶知樞院周
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爲己任奏曰金敵
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
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勉麟
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
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貶責金犯

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鑰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康伯延存中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翼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叅謀軍事允文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為其下所殺而還金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孝宗立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以病所

去位隆興元年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二年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金人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手札召之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親故謂宜以病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與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耳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命其子及壻扶掖以入減拜賜坐敵退以目疾免朝謁乾道元年卒贈太師諡文恭慶元中改諡文正

張浚

字德遠漢州綿竹人

張氏唐相九齡弟九臯之後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

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為大器。登第為太常博士。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脩官。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墮水死。浚奏奪世忠官。上下始知有國法。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拂宰相意。出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御營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兵民。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作亂。太子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既而得苗劉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

野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張俊以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相持而泣。約起兵討賊。為蠟書約呂頤浩於江寧。約劉光世於鎮江。使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言張俊驟回人情。震驚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由鹽城海道將赴行在。抵常熟。俊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乃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

傳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恐，乃遣重兵扼臨平。除世忠、俊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請帝復辟。除浚知樞密院事，命世忠、縛傳等以獻。與其黨皆伏誅。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將行，平寇將軍范瓊自豫章擁眾至，行在初汴京。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一 張浚

破二帝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至，是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浚奏瓊大逆不道，乞申憲典。乃召瓊至都堂，數其罪，切責之。送棘寺論死。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至興元。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聲威，承制拜端。

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權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四年金人入潼關曲端使吳玠拒於彭原敗績端退屯涇原乃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浚聞金人將至召四經畧趙哲等及吳玠之兵與戰於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上書待罪帝慰勉之浚軍興州遣吳玠拒之於和尚原玠敗之金人復至玠與璘復大破之浚將復用端玠與庶共間之乃下於恭州獄紹興元年八月殺之二年遣王似副浚浚聞似來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用呂頤浩不悅朱勝非以宿憾日短之乃召還既至行

在中丞辛炳劾其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四年以趙鼎言召為資政殿學士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兀朮聞之夕遁五年以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尋命如江上議邊防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為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由是相率來降湖湘平奏遣

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
秋之宜帝遣使趣歸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
帝嘉嘆置之座隅六年會諸將於鎮江遣張俊屯盱眙
韓世忠屯楚州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屯襄
陽楊沂中屯泗州時趙鼎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
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
飛一還人心解體帝從之七年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
欲遂終服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
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
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

成服俾中外感動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
臣每感慨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孥莫
之私顧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
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
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於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
而臣終墮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
黜再疏待罪不許劉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劾罷之七
年與岳飛議王德鬻瓊事不合以張宗元監飛軍及瓊
叛始悔不用飛言瓊殺呂祉因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
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

趙鼎耳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遂罷奉祠。言者論之不已。遂安置永州。九年。以赦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十年。金人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勛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出西方。因極論時事。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檜大怒。貶連州。二十五年。復官。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武夫健將。言

浚者必咨嗟嘆息。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檜必欲殺之。檜死乃免。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數年間虜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莫之為備。沈該。方俟高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疏極言。臺諫湯鵬舉。劾其倡異議。歸蜀。恐搖動遠方。命永州安置。三十一年。侍御陳俊卿力言其忠。蓋帝悟。復官。判建康府。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克斥。東來者云。敵方焚采石。烟燄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

岸者孝宗立入見帝改容賜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破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議城瓜洲采石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遂與浩有隙隆興元年以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上召俊卿及浚子栻

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爲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叅佐皆一時之選試以年少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時史浩主和議浚內奏曰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浚乃使李顯忠出濠州趨靈璧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帝手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脩滁州關

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每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必令視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以符離之潰，乃議和降浚。樞密使克宣撫治揚州，尋復都督之號。帝和議旣決，遣王之望通問。浚疏力辨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

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旣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二年，復命視師江淮。時浚所招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

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湯思退乃令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浚亦請解督府。乞致仕。乃命以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浚旣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疏言。尹穡姦邪。必悞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栻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

墓左。葬我衡山足矣。卒贈太師。諡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遍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史臣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

趙鼎

字元鎮。解州聞喜人。

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第。累官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城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除戶部員外郎。遷司勳員外郎。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

無大於是。帝爲罷安石配享。擢鼎殿中侍御史。金人至江上。帝幸會稽。拜御史中丞。疏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建炎四年。韓世忠敗金人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鼎言。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爲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尚書。亦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

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臣之忱。因疏頤浩過失。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簽書樞密院事。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陛下。援人才脩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卽兩得之。紹興四年。拜叅知政事。尋以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所條奏。多爲朱勝非所抑。鼎疏言。頃者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

下矣。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乃以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命劉光世移軍建康。光世遣人諷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

患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世忠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鼎言張浚可大用乃除知樞密院事命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朕用卿之力也鼎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

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帝嘗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也鼎頓首謝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旣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間隔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

侯浚還議之。及浚還，奏幸建康。鼎請還臨安。浚請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曰：「得河南固易，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求去益力，乃罷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光世。既而酈瓊叛，呂祉死，浚力求去。薦鼎復故官。言者論浚不已，欲遠竄之。鼎言於帝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批謫嶺南。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帝既定都臨安，一日內侍移

趙鼎

竹菽入內，鼎見之，責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入奏，帝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召至相府切責之。翼日問帝曰：「其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與郡八年，秦檜入相，帝疑鼎，乃引疾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帝後謂王庶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一百一十一 宋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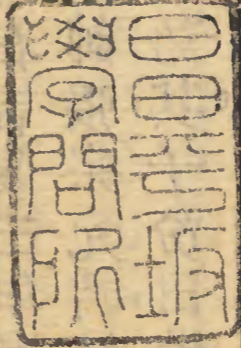
虞他人所不及。秦檜惡鼎居越，逼已徙知泉州。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次翁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檜憾鼎不附和議，凡鼎所善如張九成等皆指為鼎黨，貶斥之。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十四年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遂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

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糲米。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十七年秋八月也。天下聞而悲之。孝宗立，贈太傅，追封豐國公，諡忠簡。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秦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初張浚與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



相檜在樞密惟鼎言是從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
帝而不知為檜所賣卒齟齬以至於死悲夫

趙鼎



天保壬辰

